

鐵路職工

第十六期

報週

時論

號角響了！

雨湘

自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理是屈於強權，和平壓倒於戰爭，記得歐戰將起的時候，一班非戰論者，奔走呼號，反對戰爭，一時和平空氣，彌漫世界，彷彿戰神退避了，人類得救了，然而鼙鼓一聲，到了挽救不了劫運，幾千萬生靈，肝腦塗地，無數量財富，化為烏有，這是如何慘痛的事情啊！

最近和平使者又出現了，世界反戰會主席馬萊爵士，週游世界為和平祈禱，為人類祝福，但是猶猛的戰神却在和平使者的背後，摩拳擦掌，準備廝殺，試看下列數字，就可以知道個中消息：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度，蘇俄陸軍預算約六億四千萬盧布，至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度，則一躍而達十三億九千萬盧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度，美國陸軍預算二億八千萬美金，至昨年度（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則增加至三億四千萬美金；一九一四年度陸空軍費合計不過二千八百萬鎊之英國，至昨年度（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則僅陸軍已倍增至三千九百九十三鎊，而空軍之經費不計焉；法國則陸軍費之增加尤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度為五十億七千萬法郎，及至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度則為七十八億六千萬法郎；其在日本，則本年度直接間接用於軍費者，達九萬五千五百十二萬

第六十四期要目

- 號角響了！
- 常談叢談
- 汽笛的報告
- 舊信
- 西歸雜記
- 虎頭山
- 學費日記
- 巴士提爾監獄
- 路工組織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 中國對外鐵道借款之概說
- 一週瑣聞

雨 小 朱 李 韓 曹 陳 孫 徐 孫 章
 湘 燕 飛 屏 漢 柱 光 華 錫 子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號



七千圓，已突破歷史之記錄。」

其他俄德意等國，對軍備競爭，無不汲汲孳孳，惟恐落後，這樣的形勢，我們可以斷言，二次世界大戰是不能幸免的，中國在世界的驚濤駭浪中，不但萎靡頹敗，無以自存，就是急起圖強，猶恐不及，返觀國人的大夢不醒，毫不進取，真不禁為前途憂！

常識叢談

淋病(續)

西斗

淋病的病象凡男子與染淋病的婦女交媾以後一兩天至兩三天以內即發現病象，也偶有過一星期以外的。所以淋病的潛伏期比梅毒的潛伏期不同。梅毒的發病期在傳染交媾兩三星期之後，淋病即在兩三天之後。淋病初期的病象是病人在小解時覺尿管發熱，甚至灼痛。並有粘液滴出，不久即變為黃綠色之膿液。尿道口紅腫粘閉。此時痛亦加重，小便短數，有欲解而不能的痛苦。再過三四日，濁液漸多，淋漓不斷，所以淋病又稱白濁。這時尿中可見有白色絲條。無論日夜，陽物常無故自舉，且作劇痛。因病勢輕重的不同，這急性的時期約須經過一星期至一月的工夫，以後白濁漸少，尿中絲條也漸減，一切的病象都漸漸的稍失。但是這並不是痊愈了，不過是淋菌侵入前尿道所發生的急性炎症的病象消下去了。淋菌仍然潛伏在尿管粘液的皺襞中，俟機而動。或因交媾，或因勞累，或因飲食

的刺激，都可以復發；或是侵入尿道的後半部。後尿道炎的病狀是會陰處疼痛，時欲小解，小便短數且極為混濁，小解時作劇痛，小解終了時每有血液滴出。許多的患者有發寒熱的現象。又因尿管的括約肌受的刺激太重，所以常有痊癒的現象以致不能排尿，這尿閉症是非常之痛苦的。有時須延至數日，始自行鬆解。淋病這樣向上竄，稱為上行性淋病。急性淋病後尿道炎若再向上行，則延及攝護腺，發生攝護腺炎。這個腺位置在膀胱的前邊，騎在尿道上，開口於尿道內。發炎時現象不一，常有時此腺並不肥腫，但有膿液排出流入尿道；有時腺管閉塞，腺體組織完全肥腫，患者有高熱，肛門後墜，出恭時及坐時疼痛甚劇，尿急，尿中有厚膿，小解將完時最覺痛楚。後尿道炎及攝護腺炎，也象前尿道炎，急性的時期過去，病象消滅下去，變為慢性的淋病。

患者慢性後尿道炎的，也同時多有慢性攝護腺炎。慢性攝護腺多不發現可注意的病狀，若是指由肛門伸進去，隔着直腸壓擠他，就可於由尿道滴出的膿液中，在顯微鏡下，察見淋菌。並可用手指捫知攝護腺腫脹的情形。有時在大便的時候，因着直腸的壓迫，尿管中有粘液流出，小便中含有點狀或絲狀的白色團塊，而且往往兼有陽痿。

偏墜也多是淋病的併發症。這就是由攝護腺的地方再向上蔓延，淋菌由輸精管侵入了副睪丸，成了副睪丸炎。副睪丸與睪丸(外腎)密切的接近，平常可以說是形成一體的。所以副睪丸發炎時，腎囊的半邊紅腫疼痛，步履艱難

，重的也往往有發冷發熱的。疼痛的厲害，甚至寢食俱廢。人的舉丸就是牛精虫的所在。精虫由舉丸經過副舉丸，再經過輸精管入尿管，射出體外。患過淋病的副舉丸與輸精管，痊愈之後，十九要精速閉塞不通了。所以雖然痊愈，而失去了原有的功用。若是患者左右兩邊的輸精管或副舉丸不幸都閉塞了，則此人雖仍能交媾亦能出精，但是裏邊沒有精虫，結果就是絕嗣。

(未完)

栽 花 (續)

薇

七、牡丹的培植法

牡丹的種類很多，雖然它不宜於在冬令下種，但是它是一種性質宜涼的植物，並且極其畏熱，喜歡乾燥，不宜濕地。若多年的陳根，必須每年換新土一次，否則一定不會茂盛的。強烈的太陽光和凜烈的大風，都不宜於牡丹的。若是要分枝移植，那麼秋分前後最是適宜的時候。但是當移植的時候，切勿把宿根下的陳土淨行刨去，並且在掘根的時候，千萬勿傷其細的鬚根。初移植的時候，若要花朵異乎尋常的茂盛，最好每天早晨用白蘇末和水，灑在圍根的土面上，或者在移植的時候用白蘇末少許和根土栽下。這樣根下就可以少虫，虫少了它的精液就可以任意的舒展，如此那開出的花就十分茂大了。還有一個去虫的法子，就是在移植之前，在刨成的穴內，先撒下麥粒約數十粒，這樣花可以更茂盛了。切記宿根的覆土要鬆散，切不可堅實。七八月間，每天澆灌一次，九十月間，就可以五七日澆一次，十一月和十二月間，三五日澆一次，如此再

過一些日子，地凍天寒的時候就不用澆灌了，僅僅用肥糞培植，春分即要停止，以後或用薄肥水澆灌，所用的肥料，堆肥，人糞，豬糞，油粕等物為宜，如此的每日加肥直至花盛開為止，等到花謝後，即要剪去它所結的子。否則來年的花必不盛，於花莖上生虫，可用硫黃毒斃。

還有一種叫做魚兒牡丹，它的葉子生的極似牡丹，可是花十分小，並且像荷花，開花的時候和牡丹同時，一根幹上可有十數朵花，各種顏色都有，疊疊相毗，豔麗動人。這種牡丹往往為人誤認為洋蓮，其實是一種魚兒牡丹，培整的法子宜加帶肥料，分栽時在梅雨的時候也可以。

八、芍藥

芍藥的種類也是十分繁多，栽培的法子，大致如牡丹。所用肥料的範圍很廣，除了油粕，人糞，堆肥之外，還可以用魚肥，厩肥，禽糞，淤泥，酒粕等物。當春天開花之前，切忌分根，倘是分了根，將永遠不能再花了，所以一定要等待花後再分根，花謝後一如牡丹須去其子，將枝極盤屈。分栽的時候，宜把根完全刨出，用淨水將淤土滌淨，把老根朽敗的盡行剪去，再用新土培灌，此後灌溉不失一定的規步，等到第二年開花的時候，一定異常盛大。芍藥的根，無論怎樣不能每年分根，所以芍藥的宿根，無論陳，新，老，幼，美，惡，必須三年一分，否則過傷原氣，多分了，一定會使芍藥受極大的損害，甚至於枯萎。若是三年不分，那麼舊根即將侵蝕新芽，生出的芽子，行將不盛矣。

○ ○ ○ ○ ○

汽笛的報告(童話)

朱見笑

「巨巨巨……」汽笛在叫了。

「一羣工人，急急向工廠跑去。」

「住……」汽笛用力的吼着。也許是太用力了，嘴裏沸沸的吐出白汽來。「同志们，今天叫諸位來，是有着重大的事情來報告一下，知道嗎！」汽笛演說般地说。

「工人们都驚訝地昂着頭，一同問道：『什麼事？』」

「我問你們」汽笛說時，是這樣激昂的呵：「在上個禮拜，你們不是停止工作了嗎？我也是和你們一致停止的——在那時候，我不是，不呼喊了嗎？」

「是的，你是一個好同志！」

「所以」汽笛繼續說下去「當我們提出的條件，得到圓滿答復而復工的時候——就是前天早晨呀，我不是在唱着快樂的勝利之歌嗎？」

「是的，你是在歌頌勝利！」

「但是，啊，同志们，我們是真的勝利了嗎？」汽笛在激怒的說着：「不，我們是失敗了，失敗了！」

「怎麼，」工人们更加驚訝了！睜圓着眼睛，等待着下文。

「我們的領袖，」汽笛沙着喉嚨大叫起來：「我們惟一的領袖……張阿林，已被人捉去了！捉去坐牢了！或者殺……」

「豈有此理，他媽的！」工人在喧嘩了，各人都睜大了眼，向四面探望，但探望的結果，是得着失敗，於是便努

罵起來：「他媽的，豈有此理……！」

「各位同志」靜一靜，我還有話說，汽笛再繼續着說：「昨天晚上，那個走狗——那個帶黑眼鏡，蓋着兩撇鬍子的小子，來到此地……」

「她媽的，又是這老狗來……！」

「喂，靜一靜，各位同志，聽我說——那老狗他諂媚的對阿林說：『阿林呀，你爲什麼要和我們搗蛋啊，這樣地愛搗蛋啊？』

「放屁，不要瞎說，我們是爲着本身的利益去奮鬥，什麼叫做搗蛋啊？」阿林很慨然的回答。

「阿林呀，喂！這樣好不好？」老狗一面笑着，一面把頭靠近阿林的耳朵，低聲說「你不要響，我們給幾十塊錢把你，以後就要好好地……不要和我們搗蛋……？」

「哼，誰來要你們的狗錢。」阿林簡直是發起怒來。

「要了罷，」那老狗真的從衣袋裏掏出一捲鈔票來，送到阿林的手裏去：「阿林，只要你好好地，不要搗……」

「去，不要，這狗錢，誰希罕牠，不要！」阿林一手把鈔票搶過來，很卑視的就往地上扔去。

「好！不要就不要，幹嗎扔在地上……好，那麼，就替我滾蛋！」老狗也發怒了，一面把地上的鈔票拾起來。

「爲着什麼要滾蛋？我不高興滾，你怎麼樣。」阿林咆哮起來：「我偏不滾！」

「你敢不滾嗎？好，要看看我的本領。」那老狗也咆哮起來「喂！你們幾個人跑出來！」他命令式地喊了一聲，把幾個早已預備就的武裝兵士，向這裏跑了過來，搶着阿林

的兩隻手臂捉住。

「你們這幫狗東西，不講道理嗎？」阿林很激昂的詰問着……

「他媽的，媽的！」工人們聽到這裏，大家都被心中的怒火燃燒着，滿身的熱血，在沸騰着。

「呀！諸位同志們呀，你們看呀，那面，快看呀，」汽笛再驚喊起來：「那害人的老狗，在那面又來了！」秩序馬下紛亂起來。

「巨……」汽笛長鳴了一聲，接着便是「轟隆，」一響，頸子斷了下來。

舊 信

李 飛

——去年夏天給老秋述淚與其他——

這兩天來，熱的程度越發增高了，我拾着時人牙慧，常說：熱天裏打赤膊，是野蠻民族，必須穿一件汗衫，那嗎，纔看相些——雅觀一點，纔算是文明民族，是吧？

天氣是這樣的熱，汗不斷地出，濕透了的短褂，裹在身上，難過極了；什麼是文明，野蠻？那顯得這些，所以，我總會脫掉短褂，露着赤膊，似我這矛盾的人，終於是矛盾。

老秋，我又在出醜，不料孫看見我這一副瘦形的骷髏，就說：「飛！你吃的飯到那裏去了？怎不生肉？」這不曉得是諷刺我，還是可憐我，渾噩噩地我，對於他這句話，有些不大了解；老秋，我看你身上還有點肉，這究竟是什麼祕訣？我要請教；老秋，你是溫厚的君子，涵養的功夫

深，哈哈！在相理上擺着，異日必有些好處的，這是我從前觀察過了的，所以我現在向你肯定的下這極顯明的論斷，老秋，我又在打趣你，你該不介意吧？你再莫來些套話……雖然，這是先生虛懷若谷的本色，而又有學識的人，應有的態度。

說是生肉的話嗎；我曾經有三次生過肉：

在十歲的時候，那真可以說是小孩子在飛天神王的時期，也可以說是極快樂的時期；那時，我家附近，有一個Y書院，牠是前時代的建築物，牠的形式和關帝廟一樣，前面是一座極廣大的院子，院子的兩旁是曲巷，當中有一條不寬不窄的街道，都是長麻石砌的，一直通到T街，這街巷間對門對戶的一些小孩子，約莫有二三十個，都喜歡在這院子裏玩，這院子：差不多是我們那時的樂園啊。

有一天，我們一羣孩子，在院子裏，把木匠鋸木料的一隻三腳架，上面攔一塊丈來長的板子，當作跳板，既是小孩子，那裏又想到那東西不牢？祇要好玩就行了。不料，我們坐的這一端人太少，他們那端稍微一用力，於是把我們這一端，好像送在半雲裏去了一樣，我的眼睛發黑，人完全不曉得事；但這時，我的一些小同伴，我相信一定都會呆怔怔地望着我的呀。

一會，我醒了，知覺回復過來，我呻吟着：「膀子好痛！哎喲！痛得很！不能放下來！」同時，這邊一隻手就把右邊一隻膀子抬扶着，「哎喲！膀子好像是跌斷了呀！……」我又這樣喊着；我的兩個小弟弟，看見我這樣子，也就駭呆了，無言地把我扶到家裏，我會囑咐過

他們，不要做聲驚動了母親，當時，我忍着痛偷偷摸摸地上樓，歪倒床上，怯怯地又不敢大聲呼，痛又無法止住，斷斷續續的呻吟着。不一會，母親看見弟弟們，面色有異，就問三弟，胆小的三弟顫聲說：「大哥，勝……他的勝……子跌斷了，」母親一聽見三弟的話，駭慌了，隨即哭起來了：「他，人在那裏？」三弟答說：「樓上睡的在。」：「把他喊下來！這孩子！跌斷了勝子，喘着不和我講，去躲着睡，唉！」這時，我雖然勝子在痛，但母親和三弟說的話，都聽得很清楚，三弟把我喊下來，母親痛惜的撫摩着我的右膀，很傷心的哭了一場；後來，經醫生一診視，勝子並沒跌斷，是勝子滑的骨節跌脫了臼，醫治一個多月，家裏花了很多的錢，勝子纔回復原狀。

我自從這小小不幸的事件以後，人也漲得白白胖胖了，我那好久沒見的一些大年歲的熟人，他們一看見了我，都給我以好感的慈笑，我見着他們也以微笑的面容和他們打招呼，他們覺得我——這小孩子很有福氣，都讚說我是一個體面——漂亮的學生；凡是一個人，處在這一時期，處在這金色的時期裏，那真是在幸運中過日子，唉！我那可貴的時期，怎麼就那樣過去了哩？雖說是扯轉去二十年，又分明像是昨天。

在年前患危症幾至於死，好了以後，也是漲了一點不油潤帶着悶滯色的肉，因為這個時期裏，已漸漸嚐着人生的甘苦了，這沒有一點可記述的時情——也沒有什麼事情使我感覺有咀嚼的回味。

二十年的洪水，牠是很勝利地把漢口全部都佔領了，

我們青年人都認為這是平生所僅見的事；那時，我在家裏守門——看守屋裏東西，終日無事可做，因此偷閒，盡量吃喝，翻書睡；結果，我就漲了一點黑肉，雖說將近有二月沒剪髮和修面；但是攪鏡一照，還不見消瘦，可是我那囚首垢面的形狀，也就夠醜了；有時，我口裏不住氣的喃喃地念着：「我從前那是這種鬼樣子！幾時去整頓一下就好！」她不等你說完，立即像阻止似的說：「你看，外面的水還在漲，死到眉毛尖上來了，該可以馬虎一點吧？」：「照你這樣說，那我就……祇好算了。」

我現在想起那時，終日所接近的是些在野的——卸了職的保安會的主席，什麼菸酒稅局的局長，鼈脚新聞記者，還有一個善堂的善棍，這些——這些份子，都是現社會未可少的人物，平日我聞名未曾去拜訪，偏偏在這淹水的非常時期，同他們不期然的遇着，這不能不說是三生有幸！長日彼此見面，各盡所知，風馬牛一派的洋談廣談，差不多有古人抵足談心一般的熱烈，自然，都是朋友啊，又沒有一點勉強和拘束，但也就太放浪形骸以外了；等到人散落寞時，我正經一想：「打算將來怎樣？」

這所說的一些，是我曾經漲過三次肉的一個忠實的報告，我認為以後漲肉，恐怕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可是，一個人身上漲肉和不漲肉，這又與其人有什麼關係？值得要他——孫很關心的動問我，而我又把當作一個問題，津津有味味的研究着，究竟這有什麼價值和意義？祇徒引起識者作談笑的資料而已。殊不知漲肉的文章在那四子書裏面早有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短文三句，把一

個漲肉的原理和究竟，說得再透澈不過了。

我們觸目驚心的這個時代，是這樣奢侈。淫亂。恐怖。殘忍。強弱。不平；國步是不大康健了，像一個垂危之年垂危的老人樣，我看：除掉我們青年不振作起來以外，那一個入又能扶持他？然而今日之一般自暴自棄自私自利的我們的同胞！無論他是怎樣良心發現，想來將這一個難的局面展開；可是，總是走到了摧殘的一步，並不見一人肯撥出一分像愛護他的愛人和寵妾那樣的真心，對於這老人啊；這時代也沒辜負我們青年人，而我們青年人也談不到失望。

我再返顧到我那不景氣的家，也時時呈着苟延殘喘地狀態，像是國的縮影；我能幫助國嗎？連家都不能顧啊，唉！不談，不談這，簡直醜死人，直叫人倒抽一口冷氣。談到不能顧家的原因：無非是我這帶有酸腐氣而無出息的兩足蟲，他空活了二十多年，不但沒有一點成就：可是，他也不憤登在這社會！

我滿是杞人憂天的神經，偏我常似這樣喊：我們要設法鞏固我們的家，不要使我們的家，有那分崩離析的現象啊；但以現在無一點技能的我，事實上能避免這黑暗湧洶的怒潮嗎？

朋友，我們只有在那幻想的美夢裏去尋我們的生命啊；粗俗的蕨——他是極憎厭我那遇事即喜咬文嚼字的酸態；那嗎，我在這裏又專唱幾句：「噫！吾之熱城，乃極堅固之建築；且門限戒備森嚴，故快樂之神，不能闖入，奈之何哉！」

有學識的人，誠如你所說的那樣，但也不盡然，我們青年人，在這無所憑藉的恍惚的社會裏，說是要怎麼樣了不得的話，彷彿像瞎貓找死鼠一般，一下碰着了，就是畢生的大幸，反之，就是不幸，正所謂：「人生有幸有不幸。」

西歸雜記

韓玉屏

一 途中牢騷車中景

在外流宕了幾年，誰想到今天要歸家呢？

離家時還是個年幼的少爺，現在是個鐵路工人了。但誰敢說鐵路工人不及少爺？哼，那時坐車須買票，現在坐車不花錢！進步的少爺纔正是鐵路工人哩，偉大的鐵路工人呀！

但是，我坐的是三等車；免費坐三等，天下有幾人？這也是以自傲的。況且，頭等車中人是天之驕子，二等車中則都係上帝之寵兒，都一個個肚滿腸肥，闊得彼此不分，水天一色，想從裏面找出「花花世界」的真相，是頗不容易的；那麼，包羅萬象之三等車，成為觀察社會情形，研究民生狀況者必爭之地矣。

的確，我看見學生模樣的青年，同時也看見俗不可耐的商人，又看見拳大腿粗的真正的平民，還有雄糾糾穿灰色軍服的大兵，濟濟一堂！——不，句字要妥還是說「一車一罷，但似乎杜撰；——橫豎命題是『雜記』，由它罷！我方在研究那大兵佔了三個人的位置而躺到車凳上的

原因，一種熟悉而不很大雅的聲音把我的注意點轉移了：隔我不過有三條車凳之遠的一個婦人懷中的小孩在拉屎！同婦人對面坐在並坐的四人，看來很覺難為情。婦人的臉上也泛起紅暈，口裏喃喃罵着她的小孩，用襪布把屎扎包好塞到自己懷中了。這很使我佩服，雖是村俗婦人，却難得這樣拘謹。看看二等車的車窗裏，不斷地有痰吐出，甚至鼻涕掉到繞車賣報的孩子的髮上；那裏面的肚滿腸肥的上帝之寵兒們，真該向着這婦人百拜求恕，因為他們的鼻涕與痰並不比小孩的屎高潔些，不用自己手絹包起放到衣袋裏，却一一打發到窗子外，真該罰拉垃圾車四萬五千六百七十八天！

車開動了。這很好，三等車中的氣味令人艱於呼吸，車開動就可從窗中鑽進風來，雖裏面常常夾帶了煤灰，但能把車中原來的氣味趕跑。有一個人要吸煙，恐風吹滅了火柴，把窗子關起，真使我氣悶，不過也只好等我燃着菸以後，再假意笑着客氣着叫他開了。

恐怕在途中發悶，故帶了一本「顧鳳城編著」的「實用作文法」，正翻到四十二三頁講「詞底用法」的地方，舉了八句，加了說明，謂：「上面八句，因為一個字的關係，以致牽動到整個句子的意義。」而八句之中，却有一句「是余之所為之」！這句話末了一個「之」已經把這「整個句子」牽動到「不講的程度，還有什麼「意義」可言！偉大的顧鳳城啊！高明的顧鳳城啊！我一個鐵路工人，金錢是血汗換來的，你以這樣的書把我的錢騙去了！

我把書拋開，深深為我的被騙去的錢痛惜！暗暗咒詛

那些流氓化的文丐和書店老板！

車停了。因為上述的車中之「艱於呼吸」，故把頭伸到窗外。於是看見一個賣報的。買了三張報紙，從國家大事看到世界大事，又看到「本埠新聞」，「經濟新聞」……這時車已又過了好幾站，忽有人喊喝：

「查票了！！啊！！」

恰似雞叫一聲天下白，全車之人打盹者也瞪起眼來了。票查過，一個私坐車的也沒有，從這裏可推想天下之太平。猶記前幾年張宗昌統治下之區域，大兵不買票還要打查票的員司，現在則騎着的大兵被查票的人說了幾句，趕忙爬起，兩三個擠成一塊的百姓，因得以鬆過一口氣來了。好大兵！以這樣的大兵何愁日本之撒野？！

我方在讚美着，查票的人們一離開車中，大兵却又將那靠他坐着的兩個人用力踹了兩脚而躺倒了。我馬上改變了我的斷語：連坐一會兒的力氣都沒有的是中國之大兵，何怪日本之撒野？我把三省淪陷，生靈塗炭，種種罪惡事端，都叫這一個大兵負責了。

接着又怪那兩個百性的無常識：那裏不是明明坐着一個車嗎？為何不跑到車警之面前訴冤呢？不訴冤也能，我還是看我的報吧。

又從「經濟新聞」看到副刊，從副刊又看到附刊，看到廣告，終于，二張報紙閱完，又想到了「實用作文法」，重拿起，讀上面抄的蔡元培，吳稚暉，胡適，蘇軾，周作人……等等人的文章，很感激顧鳳城的抄錄無訛呢。

車又在一個大站停下，隔窗購得熟雞蛋五枚。方囁得

三個，就要「因噎廢食」，趕急下車去弄水喝。不好！車在鳴笛！跑！加速度地跑，剛上得車，車開行了。

「唏噓——唏噓——」……「嗚——嗚嗚——」

阡陌塚塋，遠遠看來，都是老相識，我不禁歡呼：「哈——」，接着不自主地唱起來。

啊！在外流宕了幾年，現在就要歸家了！

二 安得有弟如阿寅

阡陌塚塋，雖屬老相識，但我的故鄉啊！的確變得厲害了！走近我村的時候，遇見我在家時的同遊者。我們倆各自吃驚：

「啊！你是諾哥。」我喊出來。

「呀！這不是平弟麼？從那兒來？」他也直叫起來。他的嘴張着，像笑，像不自覺的在作着驚喜的表情。他已經長得很高，連他的臉也沒有從前那樣滑白光膩，生了很多小疙瘩了。咳！我那滑白光膩的諾哥呀！你那裏去了呢？現在我眼前的人是你麼？咳！我那數年前的家鄉啊，你是變了，爲何沒有那樣一個諾哥出來呢？然而理智迫我承認眼前的便是諾哥，並使我向他說一些話。我們就一面談着進了別過數年的我村。

人們都向我道「發財」，道過「發財」後，就是幾句問話。我對他們雖很覺得感激。但一時也就很難付：人只生了一張嘴，又不能像孫行者似的搖身一變化爲七十二個，所以，顧此失彼；幸而我沒有做了大官，不然，倘是鳴鑼擣鼓地衣錦榮歸，怕只應付這道發財就能累得筋疲力盡呢

！然而，終于衝出重圍到了家。

自然嘍，父親不用說是歡喜，老年的伯母也走來問長問短，說我高了，說我胖了，說我白了，最後作了結論曰：「年小的還是出去好，那些沒出息的纔在家裏混日子呢」；但又馬上一轉，說，可是不當當兵呀！

晚飯吃得太好，我在這時簡直成了佳客！

夜間睡裏夢裏覺得仍是在外邊。被蚊蚤咬醒過三次。天將明了，却很舒適地睡去。結果，被叫醒，是寅弟來了。

我起得身來，寅弟在不斷的發他的議論；我找水洗臉，他也跟了我發他的議論；我在吃飯了，他也仍是發議論，他口才很好，說話很帶天真意味。從前我有一個弟弟和寅弟一樣年紀，不幸死去，我想，若有那個弟弟時，現在是多麼如意的景況？看看這隔我太遠的異姓的寅弟，使我心上抹了一層暗淡，似傷悲，又似妬恨。

說着，說着，他說到我的歸家：

「聽得說，你昨天自外歸來的時候，拿着的行李太小了。人家都以爲你在外面沒混着什麼好事呢！我想，豈有此理！你老哥混不着好事，好事是誰的？我因此趕忙去截斷人家的說話，加了註解，他們就連忙說我聰明。」

我問他：「什麼註解？」

「就是說你的行李。我說：『你們知道什麼？現在外邊走路很難，行李要很大，被歹人看到眼裏，哼，連性命都要白送上呢！所以不能不把行李弄小；少帶東西。其實，掙的錢都在腰包裏哩；不信你們等等看，待幾天，平哥

就拿出錢來修洋樓了！」平哥，你說我的話有理不？我的話真是語語切當！句句妥貼！——這是我們學校裏李先生批我作文的話。……」

「啊！不錯！你現在還在上着學！怪道你長得這麼漂亮呢！李先生是男教員呢？還是女的？」我於是和他說起笑話來。

「雖然「長得」沒有我「這麼漂亮」，但却是一個女的——一個女的生的兒子！」

「難道你們的學校裏連一個女教員也沒有麼？我絕對不相信！或者因為那是你的愛人就不好意思說了。我以為像你這樣的得到一個異性的愛，一點也不為奇！我實話！你們的女老師是不是看好了你，在愛着你？」我硬賴他。

「女老師自然是有的，但李先生實實在在的的確確道道地地是男的！我很覺得他討厭，講課的時候和一隻小叫驢似的，震得人耳朵生痛，並且有時在講台上連跳帶摔打，簡直——」

「不管叫驢，單問你的愛人！」

「我愛人是有的，但不是學校裏的女教員；我們學校裏共有兩個女教員，已經都是有了男人的了——但並還沒有結婚，這裏說的男人就是愛人，所以我的愛人也便是男人，天底下多少男人！都是的愛人！那天李先生唱了一句詩，說，「我愛天下人。」

「不要胡謔，說實話！你已經十六七歲，正是求愛很熱烈的時期，先生方面沒有，也可以往同學中去找；你又怎麼漂亮，這麼聰明！」

「好！我就向你說實話：我的愛人也是剛十六七歲，也是求愛很熱烈，是我的同學，也是很漂亮很聰明，但她死了，因為熱烈呀，所以熱死了，也或者是烈死了——這叫「烈女」！寅弟捏了鼻子，摹倣了戲台上的小丑的哭法：「啊呀！呀！我的烈女呀！」他大笑。

我們這樣的談笑，每天都有。在家除了父親的愛，我得到一點安慰，再就是這每天來和我開辯論會的寅弟能給我若干歡欣。時光雖使故鄉的面目改變，但却同時為我帶來了這樣的寅弟！當我從家裏出去時，他不是那樣的一個不大說話而且像有病一樣的小孩麼？（未完）

虎頭山

魯 濱

饑餓的遊魂環伺着整個有名的虎頭山的週遭。

孤墳錯亂地佈滿了山的四週，地底下深埋着一堆堆的無衣無食的、類的枯骨。淒涼，死寂，在夜神的懷裏格外呈現着驚人的恐怖！

那兒有的是寧靜，沒有鳥雀和人聲，只有長眠的骷髏隱約幽怨的悲鳴。在刺骨的冷風裏震動了大地的心靈……

荒蕪的兩年前冷落的虎頭山，巨大而粗糙的石塊屹立着，遠遠地彷彿還及不到人們的視線。人們只會當他是賤骨頭的垃圾箱，絲毫也不會放在眼裏。

阿福的父親是這裏埋藏的遊魂中的一個。兩年前的一个秋天，他和幾個石匠到這裏炸石，活活地被石塊生埋了。那時，在人們的眼裏，虎頭山是吃人的恐怖城；命運正像決定了阿福同樣要面着這直立的巨大的石柱掙飯吃，因

此便使他承襲了父親的悲慘的生活。

一天天地過去。太陽把阿福的背脊晒黑了，風雨把阿福的頭髮漂白了，他仍舊是一天天地把粗大的石塊細細地打成人們需要的光亮而油滑的石條。勞苦的鐵鎚整天發生刺耳的響聲慢慢地消送了他整個的生命。背彎了，眼睛也模糊了；不停的鐵鎚的響聲仍舊伴着他饑餓的瘦影。

巍峨的虎頭山在終年不息的鐵鎚之下打成平地了。「虎頭山」這個名字也漸漸地佔住一般人的耳膜。

在現在有錢的人們把虎頭山當做享福地了。僱傭的威權順利地奴役着人們，在短短的時間裏，虎頭山點綴着一座座粉紅色的美麗的洋房，王宮般地直立着。平添了一些人間的苦樂和憤怒！

無辜的地底下深埋着的遊魂，重新遭受到人們不齒的拋棄，那僅有的歸宿也被剝奪了。鋼骨，水門汀，地某代替了一堆堆的枯骨！

阿福的命運終於被最後的石塊決定了，在臨死的剎那間，他沈重地伸長了粗大的拳頭，眼睛猛烈地拼出饑餓的火，咆哮般地對着美麗的虎頭山粉紅的房子！

學者做日記

陳國柱

王先生對我們說：「今年你們是高了一班，功課上自然應該吃重些，我要在你們課外給些工作做。」我們聽到這裏，心中自然是十分歡喜，因為王先生實在是太好了，他這樣認真刻苦地不顧困難來教我們，自然值得我們稱讚；可是他所預備給我們的工作是什麼呢？後來他又繼續地

說：「我所預備要你們做的課外工作就是日記，每天在課外做一篇日記交給我；這對於你們是有莫大的益處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做過日記，不懂日記是什麼？所以有一位同學站起來問：「王先生！日記怎樣做，記着什麼事情呢？」王先生說：「所謂日記就是把各人每日所遭遇的記些下來，不過最要緊的就是不要記那些平凡無聊的事情，好像七時起身，八時吃早飯，十二時吃中飯……，要採那有趣味的，有感想的，或者是與本身有密切關係的事情；再說這些就是社會所發生某一事的批評感想等等亦可以，反正只要你們耐心去做，慢慢就會好的。」放學回來，我就很興奮地寫了這一篇，這是我第一次做日記，我想裏面一定有許多錯誤。

九月二日

今天的風是上海從未有的，爲着生活的驅使，所以雖然是狂風暴雨，亦只好硬着頭皮到廠裏去工作；人是在工作着，可是心總是記着家裏。呼呼的暴風好像吹得我的心旌搖搖，大雨乘着風勢不住地地下着。唉！那時候我恨不得生翅立刻飛到家去看個究竟，因為我們這些工人們住的矮低舊陋的平房，那經得起這樣的狂風暴風的打擊呢？當我閉眼一想，假使坍倒了……，我不忍再想下去，僅好耐性等候放工汽笛的叫聲。好容易把這悶煩的時間挨過，急忙地跑回家去，一直到看見我的房子仍是在風雨中撐持着，我的心就鬆了一半。剛跨進門，阿因就很快跑過來迎着我說：「爸爸！你昨天不是說今天買糖回來給我吃，怎麼沒有糖？」好寶寶！今天忘記了，明天一定多買點回來，阿

「因！你在家裏怕不怕？」「兩不怕，我怕呼呼的叫聲。」她天真地說：「現在你不必害怕了，有爸爸在此什麼都不怕了。」我就安撫她說：「忽然妻子皺着眉說：『討厭的房東，房錢是每月要收的，一個錢亦不准少，你看……』」她說着就指給我看，「上面的漏對他們說了好幾次，始終不見來修。」我就嘆氣地說：「唉！這亦許所謂資本家的手段，我們做窮人的好像是應該這樣的。」

九月三日

真叫我爲難，當我提筆做日記時候，腦子裏總是空空地想不出什麼材料，忽然想起王先生前天說過的，感想亦可以記的；現在我不如把我今天早晨上工時候的感想，記些下來吧！北站是我天天要走過的，因爲到廠裏去必定要穿過車站，巍巍的大屋自從一二八被焚燬之後，那悽慘敗頹的景象，天天觸入我的眼簾；我每經過那裏總要呆立一陣，在我嘆氣中不禁咬緊了牙關，捏緊着兩只拳頭，狠狠地吐着唾沫裏說：「狠心的東洋矮鬼！那一天才可以出出我這一口的烏氣呢？」但是今天經過的時候，不禁使我悲傷，二層樓的新北站是已經完工，房子雖然是新的，但是好像反而給我一個解目的刺激——是一二八的痕跡，屋頂上青天白日旗仍是隨風飄揚着，一二八的戰死忠勇將士們的忠魂，他們看見新北站的落成，是歡欣？還是悲哀？（完）

巴士提爾監獄

(續)

葆光譯

八

被押入巴士提爾監獄裏的鐵假面人，至少在法國或者

在歐洲歷史上也是一個羅曼的人。不過因爲小說，故事，傳說對於鐵假面人烘託得太玄幻了，以至于到現在鐵假面人的正體還弄不清楚呢。

在巴士提爾監獄史上，關於鐵假面人的記錄是這樣：一六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巴士提爾的新典獄長聖·馬斯由聖·馬爾古林特島及聖·奧諾蘭德島的島守榮轉到任。和他一同來的有一個面帶純黑的天鵝絨面幕的囚徒。關於這個囚徒的一切都嚴守秘密的，當時巴士提爾總司令有如下的一段日記：

「一六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巴士提爾之典獄長聖·馬斯君到任。君係由聖·馬爾古林特島及聖·奧諾蘭德島守轉任而來者。與其同來者有一老囚。……常戴假面，其名則不詳也。」

這黑面假人一到巴士提爾，先被收在巴莎奈爾塔的第一號裏，這天的夜裏九點鐘，又被移到貝路特賽爾塔的第三號裏。這一間監舍在兩三日以前典獄長便命令獄吏收拾妥當了。監視這個秘密囚徒的職務，是由巴士提爾的少校羅沙爾賽一身担任着，膳費是由典獄長來擔負。

在此後五年，就是說一七〇三年九月十九日。在總司令的日記裏又有下列一段：

「……一七〇三年九月十九日，戴黑天鵝絨之假面囚徒，于昨日祈禱之後似染微恙，迄夜九小時，竟無病狀而平安死去矣。懺悔僧吉倫君子昨日曾聞該囚之懺悔云……」

這個怪囚徒的死骸，在該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二，

午後四點鐘被埋在。聖保羅的墓地裏，在死亡記錄書上有少校與醫師的署名，但是囚徒的姓名依然是在五里霧中。總司令曾在日記的餘白上補有這幾句話：

「此後，余即假德·馬希里之名為該囚之名，而登錄于死亡記錄書內。埋葬費用，係四十法郎。」

這個日記以及關於巴士提爾監獄的文件，革命後在巴黎軍事圖書館裏搜出來，雖然不太完全，但總有值得信任的價值。在巴士提爾監獄的死亡記錄書上有：「一七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馬希里死亡。年歲約四十五歲」一段的記載。

聖·馬斯在赴任巴士提爾監獄典獄長以前，曾回到他的故鄉帕爾特城一次，這個時候那黑假面人被攜帶着。特別不可思議的是；什麼時候馬斯典獄長都同這個黑假面囚在一張桌吃飯，座位的方向也必定背背對着門。黑天鵝絨的假面是永遠不許摘下去的。吃飯的時候桌子上必定放着兩隻寶彈的手槍。侍候吃飯的只是一個僕人，食品全都由另一個屋子裏搬來。出入的時候，對於飯廳的門也關閉得很嚴禁，不令其他人看見這黑假面人的形貌。夜間是同典獄長在一個屋子裏睡。

一六九六年一月六日，典獄長馬斯曾給巴爾弗社大臣一封信，在這封信裏有關於這黑假面囚徒的幾句話：

「大臣閣下……彼老囚人（即指黑假面人的意義）之處置，於下官不在或抱病之時，其監舍之鑰存于一士官之手，在給餐時，開其三門，以入監舍。該囚用飯之後，大小器皿，當即送出，由士官手交給什長

，什長將此種器皿放于監舍外之桌上，再由另一士官，詳細檢查于此種器皿上有否各種通信之文字。此後關於獄窗之鐵欄以及該囚之身體亦必詳加檢閱，畢。即由士官訊問該囚，需要何物，次即閉門加鎖。」

由於留在今日的記錄上來觀察，黑假面人受特別的待遇是很確實的，然而比較誇張的傳說上，說典獄長常以殷勤的態度，脫帽在黑假面人的監舍前着，他穿的衣服也都是上等的，巴士提爾監獄的獄吏們對待他也特別尊敬。

這個黑假面人到來的晚上，是被收在離獄門很近的巴莎奈爾塔裏。第二年三月六日同女巫安奴·蘭娜一同變了監舍，被移到貝路特賽爾塔的第二號裏，這個監舍裏在他被移入之前已收容一個青年罪犯了，（青年罪犯的名是吉爾蒙特，犯的是誘惑少女罪）。他同這黑假面人在一起住了二年多，在一七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期滿出獄。但是在吉爾蒙特出獄之前，貝特賽爾塔的第二號又收進來一個老年人曼賴依爾。為什麼這個疑問的囚徒竟使他和旁的囚徒在同一的監舍裏過活呢，到現在還很難解。或許是為防備黑假面人自殺也未可知啊。曼賴依爾在一七〇八年被搬到夏蘭頓監獄去，黑假面人的死亡他自然是知道的。

一 以上就是今日研究的結果，在這以外，可以採做研究材料的是非常地稀少。

至於從那些傳說和故事裏遺留到今日的資料却特別地多。最初把這個「黑天鵝絨假面人」變做故事中的人物的人是福祿特爾。福祿特爾公開地發表出來，說是這個「問題囚徒」就是路易十四的弟弟。福祿特爾這個人的天性本

來是富於諷刺的，他這種話是不大可靠的，而且他這樣發表也不適為取笑罷了，他自己也沒有預期到這種笑話竟引起來很大的反響。

「黑天鵝絨面幕」被變成「鐵假面」，這個虛傳竟把事實掩蓋上，結果一般人只知道「鐵假面」，那「黑天鵝絨面幕」便被拋到烏有之鄉去了。

福祿特爾的臆造——鐵假面囚徒是路易十四世的弟弟，這傳說是很受法國國民信任的。

其次，有的說是皇后和馬爾色賴大僧正私通，產生了孩子，皇后打算叫這個孩子承繼皇統，所以把皇弟幽囚起來。

在拿破侖一世的時代又現出一種傳說，說是路易十四世是私生子，真正的波旁家的血統是被流放在聖·馬爾古林特島裏，他在那裏同管理囚犯的獄吏的女兒結了婚，而且生了子，這個孩子後來在科四嘉島上由外人的手養育大了，他便是拿破侖的前代的祖宗，因而結論到波那帕脫家是真正的波旁王家的血統的相續者，拿破侖即法國的王位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這種傳說未免近於玄想了。

然而傳說的話到這裏還帶不住呢。有的還相信：這個鐵假面人就是路易十四世的真父親，他是一位窮寒的伯爵，會同安娜皇后私通，產生了路易十四，安娜恐怕他把這種醜事宣揚出去，才把他監禁起來，監禁的方法自然是極秘密的了。

會得到相當的信用，傳說是：認做鐵假面人是與路易同胎產下的孿生兄弟，王室因為避免爭奪王位的爭鬥，所

以把他收在巴士提爾裏。還有一種說法：鐵假面人是路易十四和拉瓦麗愛小姐的兒子，就是海軍司令愛爾曼特伯爵，然而這個海軍司令在一六八三年已經與人世長辭了，即使他是路易十四世的私生兒，也沒有把鬼魂拘來的道理，這自然是虛構的了。還有的說是保弗路特的候爵弗蘭德·德·賽特姆的，但是這個人的死期也在鐵假面人入獄以前——一六六九年。

此外對於鐵假面人的正體的推考，還有許多種呢。有的說是阿爾麥涅族長，有的竟信任是法國的悲劇的大作家莫里哀，真是，傳說的失實簡直每况愈下了。不過像這種毫無科學的根據的推想，在新材料的發見之下，已次第地被推翻了，它們僅只是趣味的傳說罷了。

新說中最可信的是說鐵假面人是倍爾庫列斯·安東尼·馬賽奧里伯爵，他是蒙牙的公爵卡爾。範爾琪拿德手下的大臣。

馬賽奧里生於一六四〇年，很受卡爾三世和四世的愛許，路易十四世曾和卡爾公屢有交通，與馬賽奧里訂下許多條約，馬賽奧里對於路易十四世既然有許多幫助的地方，自然從路易的手私受下若干金錢，但是他這個人不忠於祖國，更不忠於友國，竟把他和法王的秘密，隨便地洩露出去。路易當然有些不安，所以命令駐在日內瓦的法國大使把馬賽奧里騙到法國境內，由武裝的軍人把他逮捕起來，監禁在壁奈羅羅的監獄裏，一六九四年，在聖·馬斯的監視之下，又流放到聖·馬爾古林特島上。從這個島子移往巴士提爾是一六九八年。此後五年，馬賽奧里便死了。

馬賽奧里是友國的代表，按照法律上是不能隨便逮捕監禁的，而且馬賽奧里還和法國國王間有不可宣布的祕密協定，所以路易十四世煞費苦心，給他帶上了面幕，同時把他的姓名也都隱埋起來啦。

鐵假面人的正體在今日的結論裏更沒有比牠再進步的了。

然而「鐵假面人究竟是誰？」依然沒有被清楚地解答出來呢。

(未完)

路工組織之過去現在與將來

徐協華

1. 工會的起源 在工廠制度未成熟以前，工人多半是手工業者，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尙能平均分配，所以工人用不着有什麼組織。但自工廠制度發達以後，工人增多，勞資階級的差別，和利害的衝突更大。勞工們在這種惡劣環境之下，起了一種同情心，和共謀救濟的思想，所以才共同聚合起來，去改良自己的生活。尤其是雇主和工人，自由訂立條約，工人常有失業的危險，所以勞工非團結起來，去抵抗雇主不可。這種抵抗的結果，居然成功，促成了今日的工會。各國工會起源，大都如此。至其發達程序，可分爲三：(一)在手工業時代，交通不便，各種手工業爲地域所限，所以那時工會的組織，只在地方範圍以內。(二)到了交通發達，工業擴大，資本家發生。勞工們爲求得幸福和適當生活起見，非聯合起來，形成嚴密的組織，和資本家鬥爭不可。(三)資本主義極端發展，工人所

受的壓迫更大，覺得單獨的職業組合，力量有限。所以才由各種組合，互相聯合，成一大團體，或國際的團體，做澈底的鬥爭，以求最後勝利。現在世界各國的工會，都有這樣的趨勢。

我國舊式工商業，歷來就有組織，這種組織，有適用於都市的，有適用於農村的，就中以都市的工商團體底勢力最大。以組織言，可分三種：(1)公所，(2)會館，(3)公行。這三種組織，有相互關係，平常稱爲行會制度。在西方的工業未到我國以前，這些組織，大抵還能爲工人謀利益。及其輸入我國以後，社會思想發生變化，同時工商業的組織，跟着發生搖動，新式工會，才產生出來。

II 工會組合的原則 工會組織的原則有三：(一)以技能來分別的組合，是由同一技能的手工業工人，互相組織起來，人數很少，組合甚易。但是資本家也有團體，對抗工人組織，同時每一個工人，不見得都能保持特殊技能的獨立性，所以這種原則，不能適用。(二)以職業而類別的組合，是由同一種職業工人，在一個工會以內，共謀其會員種種幸福和有利事業，並與雇主交涉，增進工人工作地位，改良生活。他們的主張很和平，非不得已時，絕對不採用罷工手段。這種組合的缺點有三：(1)會員只限于熟練工人，他工不許入會，所以只顧到熟練工人的利益，智識較低的粗工，不能享到一點好處。同時熟練工人的生活，較爲安適，不肯爲工會奮鬥，所以帶着保守態度。(2)這種組合的分子，既只限于一種職業的工人，所以不能夠連絡其他職業的工人，一致奮鬥，因之得不到更進一

步的勝利。(3)他們不做政治活動，僅做經濟活動，結果是要失敗的，並且在勞工運動上，是毫無意義的。(二)以產業而類別的組合，是連合在某種產業以內，生產工作和分配工作各部份的職業工人，在一個工會之下，去共同活動。他們對於熟手工人和粗工，一律待遇。最後目的，不僅改良生活和地位，而在澈底的改革現在的經濟制度。他們主張階級鬭爭和直接行動，與資本家絕無妥協的可能。為消滅資本家，他們不惜採取任何破壞的手段，同時還提倡大的組合主義，以做強有力的繼續鬭爭。現在各國工會，大抵都有採取第三種組合底原則的趨勢。我國在工會組織原則上，也規定在新式工業中，以產業組合為標準，但是因特別情形，得設職業組合，所以產業組合，是很重要的。

五中國工會的組織 組織工會的人，多半不是工人們自己，乃是和工人表同情的人們，他們的態度有三：(1)第一派工會運動者，以為要謀工會進行，必須依附于政黨之下，受政黨的庇護，並且在黨綱中，規定保護勞工的條文。在中國當然只有中國國民黨，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有工人部，指導勞工運動，擁護勞工利益，並計劃工人福利的事業，如勞資爭議的規定，工資的提高，工作時間的減短，工人待遇的改善等問題。(2)第二派工會運動者，以為工會靠政黨的護符，未必完全有利于工人，並且不能澈底為工人謀幸福。所以願意脫離政黨，和共產黨接近，以便採取直接行動，如罷工，怠工，和其他革命方法。(3)第三派工會運動者，取完全獨立態度，以為勞工

問題的將來，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改善，不在工界和軍界或政界的提攜，而在工界自身的奮鬥，所以他們主張，促成工界獨立運動。在中國組織工會，還是以第一派的主張較好，因為第二派的主張，係受第三國際的指揮，對於中國毫無誠意。第三派主張獨立，不參加政治活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政治，是可以左右經濟的一切進行。中國國民黨對於勞工，愛護提攜，無微不至，所以工會在本黨擁護之下，可以得到許多利益，最低限度，絕不至于受第三國際的欺騙。

中國工會的障礙有二：(一)外來的障礙，就是帝國主義和軍閥及封建勢力，盡量的破壞工會。(二)內部的障礙：(a)工人根本不懂得工會的作用，對於工會漠不關心。(b)工會罷工，工人常為生活所迫，恢復作工。因工人缺乏團體訓練，故行動不能一致。(c)工賊破壞工會內部。今後工人自己，應從速團結，切實整頓內部，努力國民革命；同時本黨在指揮上，亦當力求統一，並輔助工人，以除去工會前途的一切障礙。

路工組合，是產業工人組織中最重要的一種，過去我國路工組織，頗稱完備，並且有很大的勢力，我們看民國十一年京漢鐵路大罷工，轟動全國，就可以知道了。但是以後，路工組織，受着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摧殘，同時內部又不互相團結，所以在目前，路工組織的勢力，益形薄弱，當然很難領導中國的勞工運動。以下先從英美路工組織談起。再次敘述到我國的路工運動。

x x x x x (未完)

平漢鐵道借款概說

健伯譯

平漢鐵道，在中日戰爭前，國內有識者，既已唱導敷設之議。一八九六年，湖廣總督張之洞，獲得本線敷設之皇帝裁可後，該年四月，即任命盛宣懷為本鐵道總辦。於是，付設計劃，即漸漸見諸實行了。盛宣懷當初計劃，建設費為四千萬兩，由戶部支出一千萬兩。次之，政府所有股份，定為三百萬兩，其餘之二千七百萬兩，在國內發行公債，但國內紳商，對此公債，不敢信任，而應募者極少。一八九七年，僅以戶部支出之四百萬兩，開始起工，至一八九九年，盧溝橋至保定間之工程完成。但資金已枯，延長的敷設，即不可能。於是，張之洞乃欲向外借資，以為補救，先使盛宣懷與美國銀工司代表伍奇賓氏，協定該線敷設之議。次年春美國測量隊，由技師長李吉氏之領導，將全線測量終了。但因借款條件過重，談判失敗。次之，英國德國，繼之而起，開始交涉，至亦因借款條件之不易一致，遂亦終無結果。此時法俄兩國之傀儡比利斯銀公司，應之而出，以極低的借款條件，獲得督辦大臣盛宣懷之同意。盛氏即上奏皇帝，謂比利斯為歐洲一富國，別無他意，乃於該年三月，訂立借款之草約。

對於俄國之此種南下政策，最感威脅為英國。彼認為比國之借款，足以妨礙英國之在江長流域的利益，極力反對。派其駐華公司馬克唐納爾氏，提出嚴重之抗議。結果失敗，作為代價，而獲得天津，鎮江，蘇州，杭州，寧波，廣東，九龍，浦口，信陽及山西，河南揚子江等各線之

敷設也。

與比利斯銀公司之借款契約，一八九七年雖已簽字，但至次年第一次繳款之際，則反覆不肯履行契約。更以德國占領膠州灣後之情勢變化為理由，要求以鹽稅厘金為担保，置於海關管理之下，盛宣懷不得已乃允許改訂契約，第二次正式契約，至該年六月方始見諸成立。其主要之借款條件如次：

一、以京漢全鐵道及其附屬一切財產，作為借款之抵押。

二、借款額定為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法郎（後增為一億二千五百萬），實收九〇%年利五分，償還期間為三十年。在此期間內，全線之營業，由銀公司，代理經營，工程，保全，營業會計，由公司選定之人管理之。

三、以每年之收入，償還本利，尚有剩餘時，分其二成與公司。

四、鐵道之修築保全等之所需要的材料，除使用漢陽製鐵廠之所製造者以外，一切皆由公司供給。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全線開通，營業成績，相當良好。但因每年支付借款利子六百二十五萬法郎（約百八十八萬兩），負擔過重。故在全線開通由比利斯銀公司代理經營三年之後，至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末日，中國政府，根據借款契約第五條「一九〇七年以後，無論何時皆可償還全借款而廢止契約」之規定，另外向英法（匯豐與匯理兩銀行）兩國借款，償還比利斯銀公司之債務，欲求收回鐵道，由中國政府自行管理。當時中國政府，由英法借款而欲償

還之對上債務額如次：

| | |
|---------|------------------|
| 借款本金及利子 | 一二七·三九五·一九四·〇〇法郎 |
| 償還雜費 | 五·八四七·六六法郎 |
| 合計 | 一二七·四〇一·〇四一·六六法郎 |

由英法所借之款的總額，固相當於此對比債務，但因實收八成，故只有三百七十六萬磅（約當九四·三五八·四〇〇·〇〇法郎）僅以此額，尚不足以償還對比之債務，於是，更由英國費基公司借入四十五萬磅，德華銀行借入百萬兩，滿理銀行借入百三十萬兩，正金銀行百萬兩，及大清銀行支出之百萬兩，度支部支出之五百萬兩等，方始償還比利斯借款之金額。

一、償還期限，定為三十年，最初十年不還，自第十一年起，每年償還本金二十五萬磅。

二、在第十六年至第二十二年之間，若款償還全借款或二十五萬磅以上的借款，則每百磅須增加二磅半，第二十四年以後，此增加額除去。

三、利子自第一年起至第十五年止，年利五分，第十六年以後，年利四分五厘。

四、以下各稅，作為借款抵押：

| | |
|--------------|----------|
| 浙江新舊鹽斤加價年收 | 六〇〇、〇〇〇兩 |
| 浙江房捐酒捐當捐契稅年收 | 四〇〇、〇〇〇兩 |
| 江蘇鹽斤加價年收 | 七〇〇、〇〇〇兩 |
| 江蘇房捐年收 | 三〇〇、〇〇〇兩 |
| 湖北川淮鹽加價年收 | 六〇〇、〇〇〇兩 |
| 湖北煙酒酒稅契稅年收 | 四〇〇、〇〇〇兩 |

| | |
|-----------|------------|
| 直隸烟酒雜稅年收 | 八〇〇、〇〇〇兩 |
| 直隸鹽運使庫銀年收 | 二〇〇、〇〇〇兩 |
| 直隸鹽斤加價年收 | 二五〇、〇〇〇兩 |
| 合計 | 四、二五〇、〇〇〇兩 |

五、借款額五百萬磅，由匯豐匯理，各出一半。

六、本借款之本利償還由郵傳部所管之各工藝及實業純益支出，不足時再由他款填補。

其後，一九一一年，中國與日本正金銀行，締結一千萬元的借款契約，償還費基公司之借款。

總之，中國為收回京漢鐵道，與英，法，日，三國發人債權關係。但此三回借款，不僅皆未以鐵道為担保，而且即關於鐵道之權利，亦未絲毫讓與人。該鐵道完全為中國政府所有，管理及會計等之一切權限，皆已收回。

一九三〇年初之借款現存額如次：

A 鐵道收回資金之英法借款

| | |
|-------------------|-------------|
| 本金現存額 | 二、五〇〇、〇〇〇鎊 |
|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以前降本金未納額 | 二五〇、〇〇〇鎊 |
| 一九三〇年本利償還額 | 本金 二五〇、〇〇〇鎊 |
| | 利子 一〇二、〇〇〇鎊 |

B 正金銀行借款

| | |
|-------------------|-------------|
| 現存本金額 | 九、三四〇、〇〇〇日元 |
| 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以前降本金未納額 | 四、六三〇、〇〇〇日元 |
| 同上利子未納額 | 二、三三五、〇〇〇日元 |

★ ★ ★ ★ 未完

雨夜車中

恐生

整個的黑暗吞噬了宇宙，
啊，人們都入睡鄉了。
只有怪物般的火車怒吼前進。
黎明，白晝，
不過還有幾個鐘頭。

雷爾交加狂風怒吼，
黑暗中驟增了無限恐怖，
風馳電掣的火車前進依舊。
目的地的到達，已在不遠的時候。

到了，到了。……
在羣衆歡騰聲中到了徐州，
燈光輝煌，幾同白晝。
納笛一聲長鳴，
似在慶祝牠成功的奮鬥。

一三九〇·八·廿四·於津浦車上

通信一

投稿諸君鑒
此後甚望多以短小精悍，富有趣味之小品文字見惠，
報酬從優。此祝 公安。

通信二

維洲先生：
手示敬悉，稿費照寄，並贈週報一份以答雅意。即祝
時祺。

編者

一週瑣聞

▲雲崗石窟寺，在山西大同府西南三十里的武周山巔
崗堡，是一千四百餘年前北魏太和年代的佛教美術大製作
，爲我國古代文化美術之勝蹟。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命兵
士鑿取該寺之石，以築別野花園之牆。說者謂中國天災人
禍，殃及石佛。

▲日來閩匪猖獗，日本駐華領事須磨表示：「日軍於
必要時，當助中國。」此殆所謂「共存共榮」之真諦耶？

▲湖北特稅處派員赴平津，活動設立特稅機關，統辦
特貨稅收。實行華北「黑化」，以免「赤化」，此之謂以毒攻
毒。

▲抗日將領江民聲，流落滬上，操練皮鞋業以自食。
事爲馬占山蘇炳文二將軍聞知，嗤之以鼻。並曰：「放着
西餐不吃，汽車不坐，甘心操此賤業，可謂賤骨頭」。

▲古物北返，國人皆大歡喜，知華北無戰事。

▲瀋陽博物館大火，日人謂滿州將有火龍出現。

▲日皇后懷娠，宮中特於犬日（八月廿四日）命孕婦製
腰帶，祝皇后生男，否則必引起政潮。此爲近代文明國家
之真精神。

▲少年男女，在街頭情話，崗警認爲「有傷風化」，罰
以大洋六元。（事見上海晨報）此堪與北平禁止「少女雄犬」
事相映輝。

▲北平市前晚實行行人總檢查，檢查時，行人須離去
衣褲。女警察亦全體出動，但不敢檢查男子。（章）

本報投稿簡則

-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戲劇歌謠等項之文字能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 三、投稿文字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須附寄原文
- 六、投稿者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 七、來稿經登載後分兩種報酬
 (1) 每千字酬一元至三元之現金
 (2) 贈送本報
-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寫南京新菜市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輯股收

日本評論

本刊最近出版之第二卷第四期要目
 卷頭語
 斥大亞細亞主義……劉百閱

論著

- 一、塘沽停戰協定後之中日關係……程瑞霖二、日本東洋門羅主義與我國對策……梁子青三、日本共產黨巨頭之轉向……陳從任四、日英經濟戰……周伊武五、世界經濟恐慌中日本經濟動向……梁一新六、日本人口題及其對策……胡一貫七、伊藤博文之秘密文稿……夏含華八、日本武人政治之史的攷察……鄭獨步

外論選輯

- 一、論日美親善……長谷川二、日本政黨政治崩壞之過程……佐佐弘雄

大事日記

鐵路職工週報

| | | | | | |
|-----------------|---------------------------------|---|------------------|--------|--------|
| 地址 | 每 週 一 冊 | 報 | 每 週 一 冊 | 半年二十六冊 | 全年五十二冊 |
| | | 費 | 三 分 | 六 角 | 一 元 |
| 南京新菜市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 | 每 逢 星 期 六 出 版 | | | | |

訂閱處 南京將軍巷三十三號日本研究會

總發行處 上海光華書局 零售 各大書局

訂閱價 { 全年十二冊三元 郵費三角
 半年六冊一元五角 郵費一角五分